
明史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七十一

左鼎　許仕達　練綱

曹凱　劉煒　謝琛　單宇　姚顯　楊浩

華敏　徐鎮　賈斌　裴綸　聊讓　韓昌

胡仲倫　表敏　郭佑　張昭　賀煬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南京御史以憂去服闋改北巡按山西乘輿北狩所部多被寇鼎悉心畫戰守甚備時兵荒洊臻民多流移鼎請蠲太原諸府稅糧停大同轉餉夫以蘇其困也先遣使請和鼎疏力言不可引宋景德靖康事爲鑒尋以山東

河南饑遣郎巡視勞來振恤民賴以安律文官吏擅勒平人致死者抵罪時以給事中于泰言悉得寬貸郎言小民無知觸禁請貸可也若官吏以法律從事而私擅威福深文巧詆屠戮無辜揆其情雖故殺何異焉先朝屢降德音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不逮哉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意爲輕重也自是故勒逼死者皆論如律景泰四年疏陳時事言瓦剌變作所在將士無一足用由軍政不立也天下之人咸謂自是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顧惴惴焉惟斂是恤民

財歲耗國帑百萬以天下之大竝十甲兵之衆而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宜申嚴紀律明信誅賞夫破樹猶姑息之習然後國恥可振昔太祖定著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一時之宜也乃法吏揣摩沿為成例如官吏受枉法財滿貫者絞軍害縱軍散役者充軍贖縱者死乃定律也今悉得減贖文官雖不論死猶令充軍武官既不充軍復許還職執散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如其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科參給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侍郎亦

倍常額御御史遂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撫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夫自布按以下皆爲民而設也今乃特置一官以撫之則其餘復何爲哉此外官之冗也且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官非不備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即曩之方面御史也豈有一人之身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凡此皆吾當釐正裁省者也至於御史遷轉不可太驟宜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詳練典故然後可以治人巡

按所係尤重毋使狥任之員漫然[illegible]試其餘百執事之臣皆當慎擇而久任之責其成效庶幾人才輩出國事有裨帝嘉納之未幾復上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見充盈一遇軍興倍為震迫於是抑配横征鬻官市爵舉衰世苟且之政一切行之此則司利計者之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紓饑饉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為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苟忽不加務任掊克聚

歛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徵發無已穀
財已竭而賦歛日增茍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
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辭職帝不許因言
亦不盡行踰月以災異偕全官陳救弊恤民七事請
求賢才以任民牧停銀課以杜後患釋兵壯以信詔
令減工匠以省虛費禁遊情以敦本業專委任以謹
邊防而末言今之大臣不乏姦回宜黜罷其尤用清
政本帝善其言因下詔甄別大臣大臣聯章辭職並
得旨慰留給事中林聰言御史本欲去小人今悉被
溫綸反使小人得志請明諭臣等指實劾奏於是復

詔問瑄所嘗薦者瑄乃與聰等共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錫賜罷文淵竟由是去位瑄居官清勤卓有聲譽時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瑄尤善爲章奏京師語曰左瑄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七年出爲廣東右叅政未上會英宗復位定襄伯郭登言瑄與廖莊章綸林聰倪敬皆以直言忤時宜加旌擢乃召爲左僉都御史踰年卒

許仕達歙人正統十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曰近者自冬徂春災沴數見此天心仁愛欲陛

下盡絕晏安酖毒之私嘗膽卧薪以雪非常之恥抑誠宜翻然改圖痛自修省日與儒臣講求政理凡號令張弛人才進退惟公論是稽至耳目之娛荒晏之事悉為屏絕勿使惑志居處服食重自損抑申飭廷臣修省忘私循公戮力宗社庶可上副民心潛弭災咎不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令欲以惠民適增其擾欲以肆赦適長其奸非所以修德而弭災也帝深納之未幾復上言去歲上皇播越宗社危於綴旒陛下嗣登大寶不越期年而敵已效順足見天意之在陛下矣天意如此欲有為以承順之舍聖學何以哉

令經筵雖開然月不過三日寒暑復停止此正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昔正統間上下蒙蔽宦官纖白醲成大患陛下明知之矣今又襲故事蹈前轍恐非所以承天意也請於經筵之餘日延儒臣講論經史聖學既明則庶務得失群臣邪正莫不了然於心不爲宵小所蔽而天下無不治矣至若危刺和議尚難深信今使軺往來接跡道路金幣燕賚爲費不貲安知其不以此坐耗中國畜力待時而後發難從之請如去年勞動大衆也哉今廟堂擇將治兵各消滅羣無佞臣言臣所獻者惟在君臣毋怠而已帝

優詔褒荅旋巡按福建鎮守中官廖秀肆貪暴杖殺侯官知縣單宇仕達言狀命械秀下獄而監臣戴細保代之鎮守秀亦疏訐仕達下鎮守侍郎薛希璉等廉問會仕達又劾希璉貪縱乃命給事中曹凱御史王豪往勘之還奏兩人互有虛實而且陳耆老數千人乞留仕達狀都察院以勘未得情更遣御史邢宥覆核始悉希璉誣奏狀希璉輸罪然恚甚遂與細保比奏請會細保考察所部文武將吏爲吏科所劾止不行於是銜仕達不已言所屬軍民不用命皆由仕達縱之請令代還帝報可耆老聞〻達當去復爭詣

闕下乞留給事中林聰閩人也亦爲之言乃命留任且勅希璉協心治事勿搆郤仕達益厲風紀按察使陳璞亦職論罷之執漳州知府馬嗣宗送京師大理寺案仕達不當擅執帝以所執者贓吏置不問期滿當代者老又詣闕請留不許未幾即以爲福建左叅政天順中歷山東貴州左右布政使卒仕達初爲御史名甚震及居方面頗以縱肆聞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祖則成洪武御史綱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劾王監國上中興八策請謹天變急先務正軍令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察

群吏恚芃將不犯復極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亦可從群臣有持此議者宜立誅無赦又言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二人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固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大舉勤王急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綱有才辨急功名時都御史陳鎰尚書俞士悅皆綱同里綱欲求薦而難於言乃往謂鎰曰適見俞公將以臺端處我往謁士悅謂鎰亦將薦之比二人相質無有也念綱數陳時政有聲且畏其口遂薦之得授御史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明年巡視兩淮鹽政駙馬都尉趙輝倚勢侵利劾奏

是年冬偕僉宮應詔陳八事其一禮大臣謂高皇帝定律著例議貴之條今大臣有罪下吏輒加箠楚及乎事白旋令復位彼何辜而先受摧辱乎竊謂大臣輕罪宜止令推問事由取上進止不得輒擅施刑帝並荅所司議行之亡何復偕僉宮主言臣等適奏保舉事例下禮部集議乃吏部不俟議定輒擢僉事李顒為參政楊珏為按察使此蓋恐衆議既定莫遂其奸故如是亟也且其推遷不公更不止此如向所舉按察使何自學張清副使張哲皆不協輿論主事楊愈本平考例不當陞乃以為河南知府副使陳贇

九載滿例當進二級乃止遷一級僉事曾棠簡求敘一考以討賊功例當進一級乃驟遷三級任情高下奸弊顯然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明正其罪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今亦為文曜等所罔均宜按問帝雖不罪終以綱持為直明年命出贊延綏軍務綱自陳名輕責重乞授僉都御史帝曰邊官可自求耶遂寢其命先是京師戒嚴召募四方民壯分營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廷議編之尺籍綱偕諸御史言召募之初皆激以忠義許事定罷遣今展轉輪操已孤所望况其逃亡實迫寒

殺豈前還著單籍逆奉勅諭盜犯與罪猶減死論何獨於此輩律止當杖若畧不輕宥哉且邊方多故備要召募誰復應之詔即除前令五年巡按福建按察使楊琛故為綱祈論有隙及是琛又不避道兩人憾益甚互相詆訐琛繫徵下吏法司言兩人奏皆誣當贖徒還職會大臣有惡綱者中之乃謫理貴州知府綱鄉州判官父喪歸不復出久之卒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為人磊落多壯節英宗北征諫甚力且曰今日之勢太異澶淵彼文武忠勇士馬勁悍今中貴竊權人心

玩愒能靡不惟以陛下爲孤注即懐愍徽欽亦何懲恤帝不從乘輿果陷凱痛哭竟日聲徹禁庭與王竑共擊馬順至死景泰中遷左給事中林聰之劾何文淵周旋也詔宥之凱上殿力爭二人遂下吏時令輸豆得補官凱上疏曰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之子孫而彼之獲羨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而獲此彼以輸豆而亦獲此是朝廷以我之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

爲能幹遞擢者如故衆授者悉如凱議用薦擢浙江右參政時諸衛武職役軍辦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人以凱言得禁其鎮守都督李信擅募民爲軍廩餉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咸獲罪在浙數年聲甚著初凱爲給事嘗劾武清侯石亨追亨得志修前憾遂謫凱衛經歷卒

劉煒字有融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刑科給事中坐劾都御史周銓與同官盧祥等盡逮下詔獄事白留任户科進都給事中煒伉直有節槩時同官林聰疏事有條煒言論簡要人每並稱之四年户部

以邊儲不足奏請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
之誥勅煒等上言此令若行則名器不重何以勵臣
節且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
者非止贓罪而已也今若賜之誥勅不知何以為辭
若但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誥勅止直米二十石何以
示天下後世良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
立為已之山東歲歉戶部以尚書沈翼久在彼土習
知民瘼請勅設策賑恤及翼往初無方略煒因劾翼
且言其地已有尚書薛希璉少卿張固鎮撫又有侍
郎鄒幹都御史王竑賑濟而復益之以翼所謂十羊

而死敗也尧還翼南京戶御尚命希韓等安輯爲便從之平江侯陳豫鎮臨清事多違制煒劾之豫被責康朝昇都督黃竑擬易儲議得帝眷奏求霸州武清縣地煒等抗章言竑本蠻獠遷崇重任乃敢怙寵妄干獲其所乞之地不下六七十里此豈盡無主者請明正其罪爲恣肆不恭者戒帝宥竑遣戶部主事謝景往勘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竑帝卒宥焉天順初出爲雲南參政改廣東分守惠潮二府時潮有巨寇煒招之不服乃會兵進剿誅其魁脅從解散改涖南韶會大軍征兩廣地當要衝煒經營勞瘁卒於官

民皆巷哭及柩還縞素哭送者載道累黃陶又申廛
士官部曹歷知重慶九江贛州三府以清慎稱累官
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單宇字時泰臨川人正統四年進士除嵊縣知縣取
吏嚴有吏欲誣奏宇不果宇以聞坐不并上吏奏械
下獄既而事白調知諸暨遭喪服除待銓京師適英
宗北狩宇憤中官監軍諸將不得專進止致喪師疏
請盡罷之以重將權景帝不納先是王振佞佛請帝
歲一度僧其所修大興隆寺日役萬人糜國帑數十
萬既成閎麗冠京都數百寺英宗爲賜號爲第一叢

勑命僧大作佛事躬自臨幸以故京師釋教熾盛至是守上書景帝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率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構寺宇遍滿京邑所費金銀木石不可勝紀有用之財何乃棄之無用之地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鎔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爲廷議所格復知侯官久之卒守好學有文名三爲知縣咸以慈惠聞仝時咸陽姚顒以鄉舉入國學景帝勑立上言曩者修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都人謡曰竭民膏罄民髓不得遮風不得蔽雨又奉崇國寺

楊禪師爲上師儀從同於王者坐食膏粱身被組繡觀萬乘若弟子義公侯如行童自時厥後天灾屢見巨冦犯邊今上皇被留賊庭此輩談笑自若乞令前赴虜刺化諭也先誠能奉駕南還庶見護國之力不然佛不足信章章明矣可復尊崇其敢蹈前日之故轍哉疏亦不行顯後爲齊東知縣移武城公廉剛正動必循古不事鞭朴而民自化用巡撫翁世資薦擢太僕丞當景泰時廷臣諫事佛者甚衆帝卒不能從而是時中官興安最用事其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嚴壯與興隆並四年三月寺成帝剋期將

臨幸河東暨還判官楊浩切諫乃止浩濟寧人由鄉
舉入國學除官未行遂抗疏聲譽藉甚後累官右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

華敏者南京錦衣衛軍餘也意氣慷慨讀書通大義
嘗憤王振亂國與儕輩言及輒裂眥怒詈景泰三年
九月乃上書曰竊見近年以來內官袁琦唐受喜寧
王振壽權害政致國事傾危覆車當前何容不戒望
陛下慎防其微深絕其漸親賢遠佞總攬權綱為子
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墻姦生帷幄曹節侯覽之
害復見於今日臣嘗恨今之文武臣僚怵祿希寵緘

默不言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塵瀆害民什事為陛下痛切言之竊見內官家積金銀人富珠玉室無籯從何而致非內盜府藏則外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籍之子乃肥馬輕裘縱橫豪悍任意作姦甚至納粟補官賣賤清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亘而民立錐無所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越序先得勸合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豪奪商利

害六也奏求塲務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強不償行
買坐激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名爲伴當俾辦
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之人工役煩重并力不足害
八也家人貿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
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怨酷害
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先是元年正月臨洮府同知
田賜建言監軍內臣不宜擅兵事帝以祖制格之及
閏正月工部辦事吏徐鎮亦建言二事言近日在京
大臣潛遣妻子還鄉絡繹不絕蓋爲戎寇卒臨孤踪
易遁致使黎庶驚心奸宄藉口計既出於貪生心寧

甘乎等死乞勅所司稽覈悉行降黜文職扈駕陣亡者祿用其子孫如此則背義者無所逃罪臨難者不爲徒死矣刑餘之人不侍君側高皇帝懲漢唐之弊弗令預政典兵但使之守閽傳命適者王振專政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輩以爲腹心出監邊軍致國事潰壞陛下臨御伊始乞監前失有內叅朝政外寄軍務者悉賜停罷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靈長之兆事下所司亦報罷其年八月山西都司令史商河賈斌又疏言宦官其畧曰臣聞古者設鞀求諫止輦受言芻蕘雖

徹有司詢採昔漢桓帝歸權宦寺唐文宗受制家奴
家之禍欽閹寺專國此皆前王覆轍後所當鑒者也
我國家列聖相承寰宇寧謐幾百年矣比者狡兒犯
邊未聞有一人奮勇督衆以迎擊之也上皇被留賊
庭未聞有一人捐身致命以翼蔽之也昔豫讓能報
智伯之讐王孫賈能雪湣王之恥顏杲卿抗罵祿山
李若水直詆金帥是皆各爲其主何非之群臣竟無
一人舍生徇義者乎恭惟陛下肇登寶位表正天倫
宜閱唐太宗之三鑒覧司馬光之五規舉直錯枉親
賢賞功進諫者溫言接之阿諛者厲色斥之端其本

而潛其源慎其始而慮其末則天下必臻於太平矣臣雖側陋亦嘗讀書於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採而錄之名忠義集而恃寵蠹政之宦官可爲鑒戒者附焉釐成四卷敬進闕廷伏望萬機之暇以垂省覽或有可取乞命工刊布俾文武臣僚有所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志而奄侍不得縱其姦宄之私臣之願也事下禮部以其言當理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聞至十月山東右布政使裴綸上言山東内地與邊塞殊今既有巡撫洪英復令内官唐廣來鎮有司供億甚爲民累請下廷議凡非邊境悉召還京

帝不悅曰往因寇賊竊發故令內官鎮守冀知緩急今綸擅欲召還其意安在令陳狀於是六科給事中合詞言內外鎮巡官俱受朝廷委托第從人生事擾民容有如綸所陳者帝意稍解乃詔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廉訪有犯者執之以聞既而綸服罪乃已綸監利人起家進士後坐贓爲民

聊讓蘭州人父爲肅府儀衛司卒讓雖軍家子好學有志尚明習時務景帝嗣位懲王振蒙蔽之禍大開言路四方吏民皆得上書言事讓聞之喜乃於景泰元年六月詣闕陳數事其畧曰邇歲土木頻興異端

盛起番僧絡繹於道途污吏縱橫於郡邑粕趕不沮
其非御史不劾其罪遂致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冦
犯邊上皇播越陛下當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
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為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
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為
今之計宜擇武臣有威名者使治軍旅文臣有德望
者使典樞機又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
先聞之亦必畏服而上皇車駕可指日復矣臣聞大
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
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

得預政過小必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
臣聞天下以一人爲主人君以一心爲主天下治亂
之分在君心之正不正而已願陛下於燕居無事親
閒不及之時涵養克治一日之間多接賢士大夫少
親宦官宮妾則自能革奢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
臣聞堯立謗木惟恐人之不言所以爲聖秦除謗法
惟恐人之議己所以致亡望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
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豈復有顧忌而
不言者哉昔蘇子有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
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

則臣乘賢否亦可識矣書奏帝嘉納之後四年讓登進士除官知縣卒同時有韓昌者浙江山陰人讀書好譚當世之務讓上書之月昌亦上書勸帝事事以天命為心祖宗為法且言漢唐以來人主勢孤位虛由不能總權綱明政體廟堂之職不重臺諫之氣不伸士大夫之論不明故也願陛下於威福重權躬親操攬以天下之事責大臣以天下之平委風憲以天下之論付士大夫則權不下移而治道昌矣帝亦褒答焉昌父陽時為湖廣提學僉事有政聲後歷官廣東左布政使時中外上書者甚衆其著名者麻陽教

諭張泰陳三事勸帝孝兩宮勝上皇營威武昌平諸生馬孝祖候選知縣黎近國子生徐鑑皆切言時事而留守左衛小旗徐晴憤富豪納粟皆授錦衣官奏乞調衛從之於是納粟無留宿衛者
胡仲倫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坐事入都會上皇蒙塵也先欲妻以妹上皇因遣廣寧伯劉安入言於景帝仲倫聞之上疏曰臣近聞廣寧伯安承上皇密旨還京不知何事亦不知朝廷若何處置臣愚謂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而爲婚不可屈者一也戕賊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爲姻驕尊自大三

也索賤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此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曩者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死鯁直者戍君子廉以見斥小人貪以聚遷凡有章奏多決中旨遂使黑白混淆邪正倒置天變上驚人心下怨閩浙之兇方殷瓦剌之釁大作辱我君父殺我赤子痛切骨髓深可悲傷自古有爲之君必正心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陛下宜養氣正心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以忠恕存心以平易爲政則上情易通下志易達雖責國之奸無所投

殊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而尊天下自此而安矣帝嘉納焉同時有袁敏者嘗爲金齒衛知事英宗北征敏與全軍應募從至大同及駕還駐萬全左衛敏見敵騎已逼請留精兵三四萬人扼其衛而車駕疾驅入關王振不納六師遂覆敏跳身還上書景帝曰痛惟上皇蒙居九重之內所服者袞繡所食者珍羞所居者瓊宮瑤室今駕陷沙漠服果復有袞繡乎食果復有珍美乎居果復有宮室乎臣聞之主辱臣死今上皇辱至此此爲臣子者果何以爲心臣朝夕思念不惜碎首刳心乞遣官一人或就令臣賚書及

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臣雖萬死心實甘之命禮部議竟報寢至景泰二年有監生郭佑者亦上書言兵事其畧曰前歲逆賊犯順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讐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千務爲驕蹇以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以固國本親賢良以厚國脉廣儲蓄以堅國命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分定名義之以義如其桀驁侵軼則提兵問罪聲之以威使大漢之南不敢有疋馬闌入然後可保百年無虞

不然臣恐西北力罷東南財竭不能有一日之安枕矣又言昨以國用耗乏詸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令軍旅稍寧行之如故夫名以表賢服以彰德彼農工商販之徒不校賢愚惟財是授使之驕親戚誇鄉里而長其非分之邪心又有贓污之吏罷退為民欲掩閭黨之恥納草納粟盡冠帶而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何以重名爵況天下一統藏富在民未至於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之示敵啟其侵侮之心也願自今停罷以全國體章下廷議亦格不行

張昭天順初為忠義前衛吏時英宗復辟甫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通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臣聞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昔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近陛下遣將士齎金帛往使西洋土魯番諸國甚非美事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四方携妻抱子衣不蔽體被薦寢席匍匐道途欲鬻子女顧無售者家室不能相完呼號離析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誠可為痛哭者也望陛下大沛仁恩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遣使

賑卹蠲逋勸捐輸庶饑民可救陛下亦叱德前王矣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今已罷違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至三年秋建安老人賀煬亦上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遠滿九載年幾七十非惟無覬顯擢抑且旦暮勤罷以故競爲苟且多肆貪污竊謂自今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屈在下僚及山林抱德之士亦當一體推舉褒景泰朝錄先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祠然有官無祿於制爲缺宜著令班給昭陛下崇儒之意黃幹劉爚蔡忱真德秀配祠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

之請然來入祝辭宜勅翰林院增補預修義倉之設
本以賑救貧民乃豪猾往往冒名代借積負不償以
倖恩宥致廩庾空虛乞令出粟義民各疏里內饑民
同有司開倉散放西成之日仍令督還庶救荒有備
未幾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世類使其成德
達材以資任用今師儒之官實鮮積學多有草野小
夫夤緣津要初解兔園之冊已厠鵷鷺之羣及受職
泮林猥瑣貪饕要求百故而授業解惑莫措一詞師
範如此雖英材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亦往往玩
愒歲年能闒城闕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倖

博一官但歷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將恐人材日陋士習日非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論曰古所稱通達國體者其左鼎之謂乎若仕達之正辭切摩練綱之彈擊不避以居風憲稱其職矣凱力諫北征煒屢折貴勢所稱邦之司直者非歟至單華聊胡之屬以下僚賤胥自激忠憤排閶闔而上書脫輓輅而獻策一時亦頗有濟然則人主苟欲求言即忠言未有不至者與其使議於野曷若使論於朝者之爲得哉

博一官但歷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將恐人材日陋士習日非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論曰古所稱通達國體者其左右之謂乎若仕達之正辭切摩練綱之彈擊不避以居風憲稱其職矣凱力諫北征燁屢折貴勢所稱邦之司直者非歟至單華聊胡之屬以下僚賤胥自激忠憤排閽而上書脫輓輅而獻策一時亦頗有濟然則人主苟欲求言即忠言未有不至者與其使議於野曷若使論於朝者之爲得哉

明史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第[illegible]

楊信民 陶成子魯 張驥竺淵耿定

王澂鄭顒 丁瑄 柳華汪澄 柴文顯

張瑛熊尚初 王得仁子一夔 伍驥子希閔

從子希淵希淵子符 毛吉 王駢 孔鏞 李時敏

林錦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舉於鄉，入國學。宣德時除工科給事中，使海營葬，募人舁土石，祕爲舁數百步，皆痛哭。璐何自苦？答曰：葬吾母而毒役他人，吾勉安乎服[illegible]改刑科。正統中，清軍江西，務除宿

弊還奏民隱五事多議行瓦剌將入貢而都城行乞者載途信民請存恤乃收之養濟院八年以尚書王直薦擢廣東左參議信民清操絕俗為治務仁厚嘗行視田野訪民間利弊更置之民無不歸心者然性故剛直負意氣不能下人僚友有過輒面折之即一善可錄位雖賤必甄拔不遺按察使郭智居官不法信民與都指揮姚麟等交章劾之智遂下獄除名代智者黃翰行事不異於智而僉事韋廣職專屯田乃營求監試為奸利信民奏發之時廣考績在京遂下獄而廣亦誣訐信民會信民又劾翰貪淫諸罪由是

輸及信民俱被逮軍民素德信民而惡輸爭擲瓦石投輸舟信民則餽饟相屬悉謝却之廣人走萬里詣闕下則信民已繫獄乃相與訟其公廉乞留之以安百姓既而法司鞫實輸廣皆除名復信民官景帝監國用于謙薦命守備白羊口而廣東賊黃蕭養圍廣州急嶺南人在京師者連章乞信民乃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士民聞其來歡呼相慶是時廣州被圍久將士出戰輒敗因禁民出入樵采路絕而鄉民避寇來者亦拒不納歸則盡為賊所殺於是民益愁苦惡亂歸賊者日衆信民至則開城門發倉廩給民

米鍥得出入賊至乃收保民始有更生之望信民益
厲甲兵激勸將士招降解散賊勢漸衰乃使使持檄
入賊營諭以恩信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憾尅期
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皆讙曰果
楊公也爭投戈羅拜有泣下者蕭養意亦欲降會都
督董興大軍至怨中變夜有大星隕城外丈七日信
民暴疾卒景泰元年三月十二日也軍民奔走聚哭
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無噍類矣未
幾興平賊所過村聚多殺掠民仰天號曰楊公在豈
使吾曹至是哉訃聞特賜葬祭錄其子玖爲國子生

已而乞老請建祠許之成化中賜謚恭惠久遂撰選人盧從愿請命有司歲以忌日祭之

陶成字孔思鬱林人永樂中舉鄉試除交趾鳳山典史尚書黃福知其賢命署諒江府教授夷人多化之秩滿遷山東按察司檢校用薦擢大理評事正統中出爲浙江僉事成有智畧遇事敢任倭犯桃渚守將獲罪所司檄成往飭邊務成度倭且復至密布釘板海濘中倭至艤舟躍上釘銳甚皆洞足背莫能脫自是無敢犯者秩滿爲守臣奏留進副使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陶得二等寇蘭谿成督兵擊斬數百人進

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內應前後斬首數百
生擒百餘人招降者三千餘人時賊勢漸衰惟得二
尚在久之勢復熾擁衆來犯先遣其黨十餘輩以敝
緼褁薪佯避賊入城及進攻城出戰而持薪者潛縱
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力戰不支遂被害都指揮僉
事崔源亦戰死時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贈成左參
政錄其子魯爲八品官蘭谿人立祠祀之魯字自強
蔭授新會丞時甫弱冠知縣王重器之勉之學問魯
因執弟子禮厚自奮每晨必侍重講授經史大義然
後視事久之重卒魯喪之若父資其妻以歸葬是

時廣西猺賊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香山順德間土寇蜂起新會無賴子群聚應之魯单騎曉譬禍福招令復業而召父老語之曰賊氣吞吾城旦夕且陷若輩能率子弟從捍禦乎皆曰諾乃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衛環城建郭掘濠布鐵蒺藜刺竹於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輙擊破之天順七年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成化二年從征大藤峽有功帝從總督韓雍請擢爲僉事耑治新會陽江陽春瀧水新興諸縣兵其冬會叅將王瑛破劇賊廖婆保

等於欽化二州大獲璽書嘉勞明年賊首黃公漢等猖獗會偕叅將晏鑑等連破之恩思潯州未幾賊陷石康執知縣羅紳會復偕鑑追擊至六菊山敗之會以兩廣寇盜不息奏請建總制府於梧州遂爲永制文以宋陸秀夫張世傑盡節崖山未有廟祀特爲建祠請祠額於朝詔賜名大忠秩滿課最進副使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其撫輯勞賚銀幣會治兵久賊剽掠兩粵大者會勦小者耑征所向奏捷賊讐之次骨於是刼其鬱林故居焚誥命發先塋戕其族黨會聞大慟以其事聞詔徙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奮

志討賊二十年以征荔浦猺功增俸一級又九載課
最進湖廣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鬱林陸川賊黃公
定胡公明等爲亂會與參將歐磐分五路進討大破
之毀賊巢一百三十弘治四年總督秦紘遣平德慶
猺進湖廣右布政使仍治兩廣兵會上言身居兩廣
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
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十
一年總督鄧廷瓚請官其子俾統會所募健卒備征
討乃授其子荆民錦衣百户是年會卒荆民復陳父
功遂進副千户世襲會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擊

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先以版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叅伍用之故常得勝筭而機不洩當羽書押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饑懈時從容游覽飲燕忽潛身出城則健兒已林立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以故賊雖善偵終不能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凡斬馘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七千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然魯將兵不尊尚武嘗言寇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故每平賊率置縣建

學以興教化敬禮名儒陳獻章嘗造廬受教以是施之政事皆合人心至嘉靖初魯没三十載矣新會人猶思其德頌於朝賜祠祀之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宣德初授御史驥廉介有爲出按江西風儀峻肅廣因福建平反及千人刑部缺尚書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吏部尚書王直等以侍郎王質鄺埜郎中劉廣衡及驥應詔帝雖用質而心以驥爲賢居數月大理少卿薛瑄等下獄遂命與給事中廖莊同署寺事亡何即擬驥爲右寺丞正統十年巡撫山東先是濟南諸

州縣設撫民官專撫流民所在反爲民擾驥奏罷之山東之俗遇旱輒伐初葬塚墓殘其肢體以爲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椿以驥言得禁絶爲巡撫二年招流亡振困敝去奸宄事有不便輒奏請除之還朝進右少卿未幾濟寧至淮揚歲惡民饑命驥巡視驥設策捕蝗停不急務蠲逋發廩振業貧民民賴以濟十三年命巡撫浙江初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陳鑑胡素以盜礦爲業七年始爲亂後流入福安詔擢刑部主事竺淵爲福建叅議往治之淵率衆禦賊被執罵賊死賊勢張甚及鄧茂七反福建宗留已僞稱王偕

鑑胡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之境叅議耿定僉事王晟敗沒於麗水都指揮吳剛禦之建陽被殺都督陳棠與戰玉山軍敗殲馮指揮龔禮亦覆軍遂昌而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剽掠蘭溪與相應賊衆日繁遠近震動驥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撫定其餘黨而宗留鑑胡以酒色故相角鑑胡遂殺宗留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偽署將帥攻圍處州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官軍屢敗已而茂七死大兵又漸集鑑胡始懼驥乃命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

胡遂偕其黨六十餘人出降還所掠人口無算惟陶
得二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時十四年四月
也鑑胡等既至京法司奏先有詔首惡不赦請論如
法命宥死繫詔獄後遇赦釋充留守衛軍也先入犯
鑑胡乘閒亡逸中途被獲伏誅驥既招降鑑胡而賊
首僞大王蘇記養等寇掠金華亦爲官軍所獲賊勢
益衰其秋景帝嗣位召驥還道卒驥歷所至咸有
建樹山東兩浙民久而追慕之淵奉化人定和州人
晟郢城人淵晟皆進士定起薦辟皆贈官有差録其
一子宗留嘗犯饒州都御史張楷檄求豐知縣鄧顒

禦之兵潰或勸之走顒不可遂見執不屈死詔爲營
葬顒樂昌人亦進士
丁瑄不知何許人正統間爲御史十三年福建多盜
命御史栁華往捕之華令村聚皆置更樓編民爲甲
擇其豪爲長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徼沙縣佃人鄧茂
七素無賴旣爲甲長益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
租外例餽獻田主茂七始倡其黨革之又不肯就輸
租令自運致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
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
殆盡兇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大肆剽略僞稱剷

平王設官屬黨衆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及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時福建參政交趾人宋彰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使因驗户徵之民間貧者不能堪益相率從茂七爲盜東南騷動茂七攻圍延平刷卷御史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爲良民海以聞命瑄往視相機招討而即日命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以大軍繼其後瑄既至先令人賫勅往撫茂七恃衆盛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圖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令延平通判俔覓等率衆先據要害待之而身與都指揮雍

埜等邀其歸路賊鼓衆登山官軍木石交下賊敗走
埜等邀擊斬首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岩明年二月
瑄令人誘賊復攻延平而身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大
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俘戮無筭招
脅從復業未幾復破擒其黨林子得等尤溪賊首鄭
永祖復率衆四千人攻延平瑄偕埜等邀擊擒之斬
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揩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寧
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爲樂既聞瑄破賊則恥至延平
攘其功瑄被脅亦依違具奏而福不能平愬之有詔
責瑄瑄具陳狀揩等皆獲罪瑄以有功不問功亦竟

不錄時茂七雖死其從子伯孫等勢復熾朝廷更遣陳懋等以大軍來討瑄乃還朝景泰初出爲廣東副使卒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爲民患將帥率玩寇而文吏屬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有張瑛王得仁之屬而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禽遂昌賊蘇才於蘭溪處州知府張佑擊敗賊衆禽斬至千餘人於是帝降勅數詰讓諸將帥都指揮鄧安等因言前御史柳華實召亂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遂命逮華華已出爲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詔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而御史汪澄柴文顯亦以是得罪初

澄巡按福建以戊七作亂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
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
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黄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
兵部因劾澄失機而福建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祟
文題匿不奏釀成今患遂具下吏獄成詔磔文題籍
其家澄棄市而彰及按察使方册等十人俱坐斬遇
赦論譯丞天順初復官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爲過澄
文題罪不至死一時武將不能滅賊顧歸罪文吏華
文題至與叛逆同科天下皆惡振之横而咎英宗失
刑云華吳縣人文題浙江建德人澄仁和人皆進士

澄之被刑也戒其子毋讀書取科第後子諧箎孫舉賜皆登進士諧禮部侍郎箎知縣舉太常卿賜副使

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正統時擢建寧知府時鄧茂七作亂瑛為守禦計甚備十三年賊二千餘人廹城結砦四出剽掠瑛率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分三路乘霧襲之斬首五百餘遂拔其砦事聞進瑛右叅政仍知府事烈亦遷主簿明年茂七既誅其黨林拾得等復轉掠至城下瑛與從父敬整軍禦之賊敗瑛等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戰没瑛被執說之降大

罵不屈死詔贈福建按察使賜祭官其子熙羅田主
簿弘治中建寧知府劉璵請於朝命有司立祠歲於
亡日致饗同時有熊尚初者南昌人初爲吏以才擢
都察院都事進經歷正統中用都御史陳鎰薦遷泉
州知府盜起上官檄尚初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已
而賊擁衆逼城下守將不敢禦尚初憤提民兵數百
與晋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弘分統之拒賊
於古陵坡兵敗尚初被執與孟常仕弘皆遇害郡人
哀之爲配享忠臣廟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本謝姓父避讐外家因

胃王氏得仁五歲喪母哀號如成人初爲衛吏以才薦授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秩滿當遷軍民數千人乞留詔增秩再任居三年推官缺英宗從軍民請就令遷擢數掛寃獄却餽遺抑鎮守內臣苛索政績益著鄧茂七黨陳政景糾清流賊藍得隆等來攻城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復潛遣人邀其歸路擒政景等八十四人餘賊驚潰將議入山搜賊得仁恐民避賊者濫得禍議下令招撫將士獲被難民三百人盡誣爲賊得仁從容辨析皆釋之都指揮馬雄得罪民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

請焚其籍賊復寇寧化率兵往援斬首甚衆民吳彥
勝等數百人自拔來歸會賊復聚將樂令彥勝以計
誘擒賊渠鄧受楊受生等賊勢益衰將率兵直擣其
巢忽遘疾彥勝等籲天祈代死衆欲輿歸就醫得仁
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召諭將吏戮
力平賊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冬也軍民哀慟暨喪還
哭奠者道路相屬多繪像祀之天順末吏民乞建祠
有司爲請詔如廣東楊信民故事春秋致祭子一夔
天順四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進左諭德成化七年
彗星見應詔陳五事請正宮闈親大臣開言路慎刑

獄戒妄費語極剴摯被旨切責累遷工部尚書帝信梁芳言復建大永昌寺命一夔督之一夔以疾予假猶强起督工竟卒贈太子少保正德中謚文莊

伍驥字德良安福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爲人莊重寡言笑見義敢爲天順七年巡按福建先是上杭賊起都指揮僉事汶上丁泉善捍禦賊屢攻城皆爲所却已而賊勢轉熾驥入境聞之立馳入汀州調兵應援兵既四集驥單騎徑詣賊壘賊見御史猝至皆擐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賊見其至誠感悟泣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户驥給以牛種俾復故業惟

賊首李宗政爲固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破之泉力
戰爲賊所害驥乃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
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犯瘴癘
遂成疾班師至上杭卒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
數千人爭出財立祠成化中知縣蕭宏請載諸祀典
詔與泉並祀賜祠名褒忠驥子希閔從子希淵希濟
皆進士希閔歷官福建僉事兩平上杭寇民德之祔
祀驥祠希淵廣西布政使希濟黃州推官希淵子符
亦舉進士歷寧波知府有善政歲旱令民下海捕魚
量舟大小入粟賑濟巡海副使張鸞惡令非己出劾

符還禁下巡按御史纍之部民恐失符相率赴愬御史以聞詔免罪再遷四川右布政使通松潘道築垣墻五十里改福建左布政使鎮守中官羅籥貪橫假修城檄取銀三千兩符僅予六之一籥大恨會符遷光祿卿將行籥嗾軍士索月餉譁譟爲變執符子窘辱之籥復爲解散而上疏歸罪於符時符已遷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未之任即家逮下詔獄踰年貴緣復職改撫保定諸府其秋武宗南征駐蹕保定張宴於府聽事符侍宴帝知其善飲與爲藏鬮之戲符偶勝帝不懌投鬮於地令符拾之罰以數大觥符頹然帝

乃大奚世宗立罷歸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司轄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以片紙入奏即獲罪公卿大臣咸惴恐於是公行請屬狎侮官司即以罪下刑部者亦莫敢搖撻吉獨執法不撓有犯必重懲之其長門達怙寵肆虐氣焰熾灼百官道遇率避馬吉獨舉鞭拱手而過達怒甚日伺其過一日吉以疾失朝下錦衣獄達大喜簡健卒用巨挺搒之肉潰見骨幸不死而吉執操愈堅天順五年擢廣東僉事分巡惠潮二府痛抑豪右武斷兼并之弊民大

悅及期當代相率保留之程鄉賊楊輝者故劇賊羅劉寧黨也已撫復叛與其黨曾玉謝瑩分據寶龍石坑諸洞爲聲援陷江西安遠剽廣東興寧長樂龍川及福建上杭武平諸縣遠近震動已而欲攻程鄉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將之直抵賊巢先破石坑斬玉次及瑩誠之復生擒輝諸洞悉破凡俘斬千四百人捷聞憲宗進吉副使璽書嘉勞移巡高雷廉三府時民遭賊蹂躪數百里間無烟火諸將悉閉城自守或以賊告反被撻有自賊中逸歸者輙誣以通賊撲殺之吉不勝憤毅然以平賊爲已任按部

雷州見海康知縣王麒者雲南太和於也日以義激其民賊至輙奮擊吉壯其勇節獎勵之適報賊掠鄉聚吉即與麒各率所部直抵賊所擊敗之斬首百餘級獲被掠人畜無算吉薦麒於朝遷雷州通判未聞命戰死贈同知蔭其子爲國子生弘治元年二月新會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軍萬人至火磴與賊遇破之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期黎明進兵會陰晦衆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衆亂取財物賊復馳下剌殺百戶軍士從營門擁出

賊追之與華遇貴命魯往援魯不赴華爲賊所
殺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止軍不得從吏勸吉避
吉慷慨曰吾誓不與賊俱生今衆多殺傷而我獨生
全可乎若去毋顧我言未已賊五六人持鎗趨吉吉
且罵且戰手劍一人斷其臂力絀遂被害是日雷雨
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屍貌如生事聞贈按
察使錄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士終雲南副使初
吉出軍時賫千金充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記簿將
之三吉既死余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持歸
治喪是夜僕婦忽出坐中堂作吉語顧左右曰請憂

憲是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憂憤頻至罹惲言淛誓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國無憾令僉父所遺官銀悉付吾家雖無文傳可考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污我言畢仆地噴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吉死時年四十四後賜謚忠襄

孔鏞字韶父長洲人父友諒自有傳鏞少孤力學督學御史孫鼎置教本籍懸諸生德行首列鏞名用是益刻勵登景泰五年進士爲都昌知縣分户九等以定役設倉廒次便收斂民甚賴之以弟銘尚寧府知府甫至郡遭出鄰境猺獞時出没民患分竄鏞訪民所

在賊徙招之望見皆驚走既而炊飯民舍留錢償其直民乃漸親鏞相率還鏞慰勞賑恤俾復故業撤以耕織戰守道路漸通縣治遂復葉盛征廣西以鏞從所至招徠賊多降附諸將妄殺者鏞輒力爭多所全活成化元年用盛等薦擢高州試知府先是鄉民挈家避猺賊赴城知府劉海閉不納還則戕於賊間有入者海輒縶之徵其夙貿城外積屍數里犬食之而肥海自殺犬啖之時語曰城中人食犬城外犬食人海又疑民陰爲賊用妄加戮害蔓延戚黨賊緣是激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遂陷鏞至開門納來者加意撫

摩爲義塚瘞暴骸及民瘞死者自是流亡思歸城不能容别築城東北居焉時賊屯境內者凡廿餘部而鄧公長馮曉爲之魁公長屯茅峒去城僅十里曉屯叙州皆屢招不從鏞一日屏騶從以羸卒四人控轡出城直抵茅峒道遇賊徒告曰我新太守也爾當導行漸入箐間卒二人逸去公長驟聞知府至不知所爲亟呼其黨擐甲出迎鏞至下馬入坐庭中公長見鏞坦易從者止二人與其徒皆弛弭羅拜鏞使前諭曰我知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動欲兵汝我今奉命爲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送我歸賚汝粟帛不

復辟殺我大軍節至無留種矣公長猶豫其黨感悟皆泣下鏞曰餒矣當食我公長爲煖酒饌既食曰解甲暮當止宿夜鮮衣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將返公長遣數十騎送之道傍見裸而縣於樹者纍纍詢之皆諸生也言於公長而釋之既達城下城中人大驚謂太守見執來紿降也晝登陴鏞止騎城外獨與羸卒入城取穀帛使載歸公長益感泣遂焚其巢率黨數千人來降公長既降諸賊次第納款獨晚恃險朱服鏞選死士二百以乘夜抵化州晚不意與逆會墮走匿獲其妻孥以歸撫恤甚厚晚亦以其黨五百

人降已與僉事陶魯敗賊廖婆保他賊犯境者先後
多敗去境内大定上官交章論薦五年擢按察副使
分巡高雷二府鏞益招徠劇賊梁定侯大六鄧辛酉
等處之内地分田與耕遂爲官備他盜廣西賊犯信
宜岑溪諸縣皆擊敗之治績聞賜誥命旌異遭喪服
除改廣西猺獞聞鏞名相率遠遁十四年兵部上其
綏輯功賚銀幣尋進按察使荔浦賊來寇總督朱英
以兵屬鏞賊聞驚曰此故高州孔副使耶亟遁走鏞
追擊平之進食二品祿已遷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清平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其養子

阿溪有勇力橫行諸部中守臣皆納溪賂驕不可制鏞以問中官及守帥皆爲溪解鏞乃行部至清平聞指揮王通曉大義優禮之詢以時事通條對甚悉獨不及溪鏞曰此中事阿溪爲大若不言何也通默然鏞曰吾以若能辦吾事今庸人耳通曰公毋以溪爲也通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將損威而通且赤族矣鏞固問通乃言溪所昵者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欲致溪先得此二人溪乃可圖也翼日鏞大會將校曰吾欲擇一人堪巡徼者因熟視曾曰可衆出曾獨留鏞謂曾曰汝何得與賊通曾大驚辨

不追鏞曰阿溪歲賂上官皆汝導之不服斬矣魯叩頭謝鏞甲吾券贊汝欲取溪計安出曾曰溪不易數也願更得陳瑞謀之鏞曰汝為我呼入瑞入鏞詰之瑞股栗叢顛曾魯曰都堂已知之矣弟當盡力耳二人卒從計擒溪制磔之境上群蠻震懾有鷄背苗恃險為亂鏞亦討平焉鏞居官廉先自廣東還僕私攜崇英石硯至舟見之怒而投之水中歷仕三十餘年督莊遷陞福瘴成疾疏乞骸骨不許弘治二年召為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卒時日正中忽白氣自地起直貫衆赤光燄燄然人皆異之目為孔鏞星

同時有畢樂李時敏者爲信宜知縣亦以才武稱嘗
與鏞共平猺亂以功遷知化州粤火並稱孔李□□
林錦字彥章連江人景泰初由鄉貢授合浦訓導時
猺寇充斥內外無備錦條具方畧悉中機宜巡撫葉
盛異之檄署靈山縣事時城毀於賊錦因形便爲柵
以守廣設戰具賊不敢逼滿秩去官民曰公去賊復
至誰當禦者悉逃之山盛以狀聞詔即以錦爲知縣
馳驛之官民聞之復來歸適歲饑諸猺益肆剽掠無
虛日錦單騎詣壘譬以禍福猺感悟附縣二十五部
咸聽命其不服者則討之天順六年破賊羅禾水再

破之黃姜嶺又大破之新莊先後斬首千餘級還所
掠人口賊悉平乃去柵築土城益及監司屢薦其才
成化改元會廉州為賊所陷乃以錦為試知府歲穫
大饑賊四出刼掠錦諭降數千餘人誅梗化者而綏
輯其流移境內悉平四年上官復交薦請改授憲職
令耑備欽廉群盜乃以為按察僉事益勤於政十年
賜勅旌異久之進副使錦以所部屢有盜警思為經
永計乃設團河營於西設新寨營於南而別設洪崖
營以杜諸冦出沒路冦遂屏息念靈山土城不可久
[illegible][illegible]迭爲墉更五百丈卒為岩邑廿四年兵部上其

撫循功被賚錦前後雖在兵間未嘗不以教化爲務靈山尚鬼則禁淫祠修學校勸農桑治廬欽皆大飭學宮振起文教爲人誠實洞見肺腑猺獞莫不愛信其行軍與士卒同甘苦有功輒推以與人以故士多效死所在祠祀之

論曰士大夫多置武事不講一旦遇有緩急遂惶遽無所措以致盜賊勢益張而禍且流於天下者往往然也楊陶諸人皆文墨吏乃能辦賊立功即殞身無悔而孔鏞林錦子身入賊壘諭降其衆威信感孚邊疆赤子於是乎有賴焉不然恐流毒之一方亦不待於

懐宗之世矣